

西巖和尚住平江府定惠禪寺語錄

門人

修義 等編

拈衣守定雞足山奔走黃梅山都來一點不相干  
何故庸體元斑

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恭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次拈香云此一

瓣香奉為判府大學尚書暨閣郡尊官增崇祿

筭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既是官貨不敢私商爇向

爐中奉為見住徑山佛鑑禪師大和尚用酬

法乳

浴佛上堂投胎不着一錯百錯周行七步惹塵埃





直至如今抖不落抖不落定惠只得將錯就錯拈起三六無柄杓卓主丈一下下座

中秋謝職事上堂拈主丈顧禪云物見主眼卓豎此是吾家修月斧湏憑衆力共提持無圓缺缺處重修補大衆既是無圓缺又修補箇什麼若也會得卓示只今斧柄生花苟或不然靠妻且聽爛如泥土上堂舉步生荆棘翻身墮嶮崖一毫不動着當處自沉埋吽吽克由耐十字街頭掣風掣顛普化老剛道明日大悲院裏有齋

上堂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納履耐耐老臊胡西來十萬里疑殺東震且人將謂單傳直指拍禪床九九

元來八十一

開爐上堂丹霞燒數尊木佛以禦天寒法昌聚十八應真圍爐打坐義出豐年儉生不孝古人與麼定惠不與麼卓主丈一下是什麼冷灰裏豆爆

因使府就寺夾勘院退院上堂大地爲囹圄鞫勘佛與祖款案猶未圓捧喝如雷雨平白累山僧有屈無雪處有雪處柳樑橫檐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峰云

定惠語錄終



温州鴈山能仁禪寺語錄

門人

修義

等編

山門顧視大衆會麼若也不會且向第二義門與諸人相見去也

方丈唇齒之邦咽喉之國今日一時把斷無絲毫許透漏直得四方八表風颯颯地莫有梯山入貢者麼

法座門庭建立則不無湏彌燈王入理深談猶較山僧一級在

小叅舉睡龍拈主丈老僧三十年住山得此主丈子氣力忽有僧出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龍云過



溪過嶺東拄西拄師拈云睡龍和尚曰謂三十年住山得主文氣力及乎彼者僧輕輕一搜剗地費了許多氣力不知主文子何在山僧今日乍住此山亦得此主文子氣力且道得他什麼氣力靠主文下座謝新請歲主并舊兩班執事上堂山僧一擔佛法禪道已颺在西州界裏了也自入東州界來於無心中偶得從上諸佛諸祖說不到底一句子蘊在胷中經歷三州四縣未曾輕易拈出今入院已來人事已定不免擊鼓陞堂舉侶諸人普使諸人聽得各各歡喜踊躍歎未曾有且道是那一句東邊知事西邊頭首

結夏小叅真正舉揚四十九蟠應須絕跡依條結制百二十日未是長期能仁今日放一線道與諸人眉毛厮結同此安居只以十日為一句九旬為一夏同籬同飯同夢同床涼則同涼熱則同熱無事同行溪上路有時同看屋頭山同則同矣且山中大小石頭畢竟是有幾箇拈主文卓下前三三後三三

謝淵書記妙藏主秉拂都寺幹結夏齊并幹拈闍會上堂玄中之玄妙中之妙識其淵源得其樞要普化陽例飯床水潦呵呵大笑且道笈箇什麼彩奔礙家



上堂召大眾云昨日山僧到山門首見二人新到山僧遂問一新到云上座從那邊來僧云車嶺底邊來遂問渠車在乃裏渠便作推車勢又問一新到云上座從那邊來僧云樂清底邊來遂問渠樂在乃裏渠便作動樂勢山僧其時問處只一同二人酬應處亦相侶其柰中間一人有些巴鼻一人全沒巴鼻山僧恁麼道諸人還檢點得出麼若檢點不出山僧不惜口業與諸人分明說破有些巴鼻全沒巴鼻今日初一明日初二

上堂山空木落秋清露寒釋迦鹵莽達磨瞞頂唯有陶靖節東籬採黃菊爛醉夕陽殘

浴佛上堂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可憐黃面老  
螭鱗落湯鍋

開爐上堂大眾有僧無堂有爐無火山僧伎已窮問取木上座拈主丈木上座既是木能生火何不生此子供養諸人卓主丈云熱殺憨癡老趙州凍殺嵩山破竈墮

佛涅槃上堂撥亂乾坤老賊精天教化火自焚身賊心賊行難磨滅二月依前是仲春

浴佛上堂召大眾云播一粒之稊稗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未有不亢然為多稼之賊者天下叢林自古及今年年此月此日此時香



湯墨汁烏香飯墨漆黑禮拜散膝穿兜樓烟逼塞  
賊賊

結夏小叅國無定亂之劍闔國安寧家無白澤之  
圖全家吉慶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  
性智禍因事起法出奸生東土西軋蠟人鍊彈分  
上中下座結長期短期無端枷上又添枷更向扭  
邊重着扭爭似常雲高萬仞飛瀑吼千尋慈航橋  
畔水月交輝無說堂前薰風入奏且道於中還有  
佛法道理也無千年曆日雖無用犯着須教總滅  
門

上堂謝五人秉拂一二三四五不落宮商角徵羽

混然格調超千古白雪陽春安足數此曲而今誰  
樂聞夜來月在長松樹

端午上堂召大眾云楚大夫 騷子只者是自謂獨  
醒誰知獨醉盡大地人扶不起山僧亦無可柰何  
不免番蜀音歌楚詞去也良久云還聞麼適來彷彿  
湘君如今却成山鬼

徑山無準和尚訃至拈香云老漢三月一日陞堂  
抖擻說不得處賊賊只緣一期抖擻未盡直得能  
仁左手燒香何謂如此蜜蜂桶裏一腔羊

解夏小叅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據菩薩乘修寂滅  
行在諸人分上往往有此說話若據山僧一夏已



來從事土木東廊西廊或上或下踏得兩脚生瘡  
有何足而可禁積年積坑萬仞四面魔城數重少  
喜多嗔朝荆暮棘有何居而可安而又有何菩薩  
乘可據有何寂滅行可修雖然如是諸人一夏不  
空過山僧一夏亦不空過諸人以蠟人為驗山僧  
亦以蠟人為驗蠟人冰也且道驗在諸人驗在山  
僧千峰朝華岳萬泓肅滄溟

重九上堂天兮高地兮厚月為夜日為晝重陽定  
是九月九淵明採菊向東籬山僧面南看北斗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  
風師拈云雲門大師無途轍中成途轍無義路中

成義路能仁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巢禽先見  
日穴蟻不知寒

能仁語錄終



江州東林禪寺語錄

侍者

景元

等編

山門面對青山門當古路若是陶困明攢眉便回  
去山僧今日抑下威光引你諸人行三两步

方丈四七二三釘椿搖櫓應庵老祖解纜放船新  
東林撥轉船頭風高水急千里萬里一瞬息

請其源首座立僧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歡喜  
冤家頭頭撞見山僧建立宗旨直湏爲我成褫學  
人未達其源也要請師方便有方便沒方便石鞮

張弓三平中箭

冬至小叅召大衆云諸人各各巾單下有一本無



字曆日於中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月之大小歲之  
餘閏一一分明因甚略不把眼覷着剛自亂却六  
十甲子卻來山僧口頭聽說三冬九夏也大岳哉  
山僧固不秉陰陽之權亦無斡旋造化之手今夜  
不免試與諸人點出此本去也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  
陽為君子擊右邊云陰為小人中間劃一劃云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枯木龍吟平林虎嘯東林有此二篇雖然  
如是只如目前廬山萬疊自古及今山南曰陽山  
北曰陰者裏還說得箇消長底道理麼曲孫贖門  
下切忌鑽龜

復舉睦州有僧來叅州便喝云上座因甚麼偷常

住菓子僧云某甲方到何言偷常住菓子州云賊  
物見在嚙師拈云陳尊宿將謂是睦州生緣元來  
却是普州人事何以知之才開臭口便見鄉談  
謝新舊兩班及西堂首座藏主秉拂上堂大眾遠  
公結蓮社一十八人特為困明沽酒破戒以至千  
古之下挂人唇吻非但遠公山僧自從踞曲录木  
床以來謹密三寸誓不說世間法不說出世間法  
持此二者已十餘年矣今欲重新法社復振頽綱  
以執事諸兄尋常樂說世間法秉拂三大老樂說  
出世間法故從而破戒應機而說貴圖已進者出手  
相成已退者同心贊助今則頽綱已振法社亦新



山僧破戒之罪固不可免然畢竟以那箇爲世間  
法那箇爲出世間法前項所供並是詣實  
膺八上堂舉經中道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  
成大衆釋迦老子見今修行正勤苦在如何見得  
一麻一麥雪山皓白眼裏撒星騰月初八  
除夜小叅北禪烹露地牛未免傷鹽費醋東林燒  
木柴火却宜送舊迎新便恁麼會平地陸沉更擬  
別求家鄉轉遠我此二百餘衆總是到家之客朝  
看白雲暮聽流水喫占米飯卧長連床誰管你關  
家老漢豎百橫千新舊歲君攬前奪後年年是好  
年月月是好月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種種好

無不好且畢竟好在什麼處好與三十棒

元正上堂大衆主丈子適早五更鐘動往西天那  
蘭陀寺賀歲見一新佛出世說新年佛法聽之既  
久歡喜踴躍回來山僧面前連舉數遍而又連聲  
贊歎去我生於此土其歲已久未嘗聞此微妙其  
深法要山僧聽來果然竒怪於中有一句子依稀  
梵語有一句子彷彿唐言有一句子唐梵不能翻  
譯惜乎山僧自來健忘一字也記不完全如今不  
免再煩主丈子出來從頭舉似諸人亦須當一一  
明辨卓主丈一下云還辨得出麼若也辨得西天此  
土事同一家今年去年了無異致其或未然來年



更有新条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元上堂大衆釋迦老見燃燈親承記別大似不曾如不信但看廬山真面目和煙和雨一層層

上堂舉鼓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出問云承和尚示衆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死學人是死死且作麼生是劍鼓山云拖出者死死其僧束包便行鼓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不座云已去了也山云好與三十棒師拈云鼓山劍氣衝牛斗者僧死眼生光輝然雖如是若論此事直是三生六十劫

浴佛上堂鷹窠裏鶻鳩巢中俊鷄稱尊未必尊

做小未必小只麼泥裏洗泥到了全沒分曉有分曉海水不禁杓子滔

結夏上堂拈拄丈盡乾坤大地若凡若聖情與無情卓一下盡向者裏安居結制九十日内切不得離却者裏亦不得守住者裏離却者裏則走殺汝守住者裏則縛殺汝既不許離却又不許守住畢竟如何轉身趙州布衫重七斤

上堂結夏已十日日日東出唯有寒山子難尋覓東去沒踪由西去無消息驀拈拄丈顧視云因黑粼皴長七尺卓一下等閑題破千巖石

端午上堂五月端午令節艾人苦痛不徹可憐病



在膏肓又被邪神所惑撞着太上老君也是赤口  
白舌山僧反覆思量別無仙方秘訣如今抑不得  
已只得就染身上打劫卓主丈二且灸者一穴  
上堂舉南泉住庵時有僧到泉云我上山作務請  
齋時做飯自喫了與我送一分來其僧齋辦自喫  
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乃就床卧南泉伺候不來  
歸見僧在床卧泉亦去一邊卧僧便起去南泉住  
院後云我當初住庵時有箇伶俐道者直至如今  
不見西堂顯拈云怎生南泉却中者僧繼續歸來  
見他卧但打疊却家事自做飯喫了庵中打坐且  
聽睡殺者漢師拈云吽吽顯和尚是什麼心行非

但要睡殺者漢更要坐殺老南泉在雖然如是也  
出他古人繼續不得

受天童請望闕謝

恩畢拈勅黃云白雲深處憨眠好野菜添油滋味  
長千古康廬話頭活山僧笑擘紫泥香

東林禪寺語終



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語

侍者

宗清 繼燭 等編

師於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入院指三門云  
盡乾坤大地總是吾出入游戲大自在法門萬象  
森羅皆吾侍者還信得及麼相隨來也

佛殿釋迦老子鼻孔即今在山僧手裏直得盡大  
地人無處出氣且道把住則是放行則是蕭何制  
律周公制禮

方丈生鍊網布絲網拈向一壁俊哉好一隊活衲

僧撫禪床一下云也跳者箇不出

拈勃黃的的此事真不可說不可說中真可說真



可說無可說齒臨部臨急急勅攝

法座向上関脚下路才擬問如何邯鄲學唐步  
陞座祝香云此一瓣香恭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此一  
瓣香麩向爐中奉爲

判府制使侍郎洎合府文武官僚增崇祿筭又拈  
香云此一瓣香奉爲前往徑山與聖萬壽禪寺

佛鑑禪師大和尚麩向爐中用酬 法乳遂就座  
僧問久欽道價喧湖海今日

宸恩動地來四衆臨筵願聞祝

聖師云月明千嶂裏風動萬年枝僧云一言以祝

南山壽萬國訶謠賀太平師云言端語端僧云恁  
麼則開堂演法一期事畢去也師云速禮三拜

師乃云楚江南畔甬水東邊有一句子不方不圓  
四七二三望風結舌德山臨濟退後垂涎應菴老  
祖當時不合賺舉累及後代兒孫徃徃從而錯傳  
一錯百錯濫觴不止至於滔天新天童今日已是  
寡不敵衆將錯就錯了也主丈子冷地憤氣不甘  
出來爲祖衲雪屈而說偈言拈丈卓一下云聖人出現  
五百載蟠桃一熟三千年

舉僧問太白啓禪師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啓  
云我者裏一局便了有甚卓卓的的僧云和尚恁



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始得啓喚僧近前僧乃近前啓云老僧恁麼道過在什麼處其僧擬議啓便打師拈云啓禪師行令較遲這僧還同受屈當時待他道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便好痛與一頓待他擬開口連棒打出三門外何故臨濟見黃蘗雲門參睦州

小叅隴江回首已涉波瀾官路交肩猶添荆棘衲僧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如湯沃雪似火燒冰擬欲討尋白雲萬里所以在東林則隨分孟夏漸熱來太白則不妨仲冬嚴寒妙高臺畔徐步經行光明藏中隨意受用受用則且置只如前是案山後

是主山松風颭颭澗水琮琤畢竟如何是藏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

復舉米倉和尚與保壽一日同赴州主齋州主令客司傳語云請二長老談論佛法保壽云請師兄答話米倉便唱壽云話也未問唱箇什麼米倉云猶欠少在保壽便唱師拈云主人既好客客亦聽主裁米倉保壽二大老似恁麼高談闊論足可觀光若以佛法言之受州主供養未得在

謝新前堂太平西堂上堂秉太阿劍立太平基卷旗青海尾奏凱亂峰西第應兄呼成活業汝携鋤去我扶犁



除夜小參年去年來年去雖有去來年且無  
來去路既無來去路實無有去來如是則便見山  
僧主丈子黑粼皴硬葛苴不知四時代謝不逐萬  
物敷榮年年恁麼月月恁麼日日恁麼時時恁麼  
橫也恁麼豎也恁麼至於登鴈蕩過廬山離九江  
回百越到處去來也只恁麼湏知恁麼中卻不恁  
麼卓主丈一下云是什麼一聲雷發動蟄戶一時開  
舉僧問米胡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虵和尚見佛  
喚作什麼胡云若有佛見即同衆生後來性空別  
云者漆桶師拈云性空與麼別語是則當機直截  
不滯葛藤要且只能扶強不能扶弱天童也要與

這僧代一轉語待米胡道若有佛見即同衆生只  
向他道者衆生

元正上堂昨夜閻家老漢與諸人結筭三百六十  
日飯錢橫筭豎筭不覺失曉忽被新歲君震威一  
喝直得悻悻惶惶莫知所措累及諸人亦手忙脚  
亂雖然其柰人亂法不亂且如何是不亂底法南  
斗七北斗八

浴佛上堂胞胎未具之際周行七步之初一回曾  
失脚千古没人扶拈主丈主丈子還扶得麼卓一下  
可憐無限丹青手寫作温公擊甕圖

謝深都寺捨錢建羅漢知識二閣陞座說偈起寨



重招五百兵等閑恢復百餘城凌窗閣上清風起  
留得將軍萬世名

靈隱大川和尚訃音至上堂傳佛心宗四七二三  
居下風使鍊奉化東州西泚興殃害此害既除此  
宗亦墜幾人悲幾人喜一悲一喜二俱不是天童  
反覆思量不如依前念箇八羅娘從教遍地是刀  
鎗

兼權育王上堂隰州宣州二老漢昔據兩山有不  
共戴天之讎一人列五位君臣一人展三玄弋甲  
直得青山鎖恨大海嶠冤迨今一百餘年未能解  
釋惠上座今日既秉兩山之權不免與之平和去

也卓主文下夜靜家家月春融處處花

結夏上堂護生湏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  
拈主文卓下云唵悉唎蘇嚧

端午上堂諸佛諸祖邪入肺腑無藥可醫無術可  
取禍及盡大地人至今五月初五山僧有一道秘  
密真言可與諸人變禍爲福要知麼來日初六  
上堂舉泐潭常和尚一日面壁而坐南泉來撫師  
背一下常云誰泉云某甲常云如何泉云也尋常  
常云汝何多事師頌云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  
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解夏小叅天童無法與人亦無正因二字留得眉



毛安眼上且無鼠糞落羹鍋雖然如是九十日內  
土木場中凡數次普請或踏車或運瓦來嘗不與  
諸人肩相挨踵相接實無一絲毫許辜負諸人却  
是諸人末上孤負山僧了也還知麼試各自檢責  
看是有孤負耶無孤負耶若道有有是自欺若道  
無無是自昧不欺不昧畢竟如何商量座主快伴  
離乳竇國師端的在南陽

重九上堂去歲廬山重九打破困明窠曰今年太  
白重陽樓出古佛肝腸拈主召大眾者箇是主丈子  
阿那箇是古佛肝腸卓一下去休將巖桂粟擬比菊  
花黃

上堂舉雪峰普請次自負一束藤逢一僧乃拋下  
僧擬議被雪峰一踏踏倒歸舉佢長生云我適來  
踏倒者僧甚快生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  
得師拈云雪峰踏者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  
憐一束爛枯藤狼籍至今愁滿地

開爐上堂兼謝法眷盡乾坤大地是一箇團爐火  
從何處得盡乾坤大地是一堆猛火爐向甚處安  
若向者裏道得一句穩實自然一切處是安樂之  
地一切時居和煦之中而又不妨三三兩兩互爲  
賓主說大脫空折火筋漏香匙信手拈來無非妙  
用雖然如是此猶是爐內事且爐外事又作麼生



良云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

上堂兼謝法眷兀庵西堂仲冬月且雲深火冷喜得故人來家貧無異饑煮木札羹炊鍊丁飯大家喫了打唧談說白話說來說去忽然說着五髻峰頭不覺通身冷汗因甚如此良云食飽傷心

冬節小叅洞山有物黑似漆老倒玉泉棍赫赤赤者吉中有凶黑者凶中有吉明眼納僧難辨的即今吉凶悔吝拈向一邊玉泉洞山且靠一壁卻聽主丈子出來露箇消息拈主丈卓下云劫外春回壺中冰釋石林生筍又抽冬鍊樹開花仍結實更有一事也要諸人委悉是什麼事又卓一下云鞏縣茶瓶甯三

隻

舉五祖和尚示衆云將四大海水為一枚硯瀕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得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為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師拈云五祖演老師雖則恁麼大驚小怪子細看來也只佻村裏校書只能教人順朱填墨天童則不然以虛空為一枚硯以虛空作一管筆於虛空中寫得虛空二字方見佛法有靈驗諸人還寫得麼若寫不得來日請首座西堂為你代筆冬節上堂迦葉敬拳阿難合掌臨濟入門唱德山入門棒拈主丈畫畫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曉來策丈



過溪西十分春仕梅梢上

啓聖節上堂洪機莫測至德難量萬民幾驚鷺四  
海一池塘日日春風相鼓舞不知時世是義皇

曠八上堂冰雪凍皮膚麻麥餓腸肚見日未嘗迷  
見星安有悟黃面老瞿曇甜瓜成苦瓠那更錯行  
山下路大衆要知此老錯處麼下座移步云一步兩步  
三四步

元正上堂舊歲已去去不可追新歲當來來不可  
拒既不可拒只得大開門戶拱俟其來即今來也  
且道是什麼面孔黑墨類漆白醜類雪

散天基節上堂諸佛日日降生聖人時時出現與

大地群生同一耳聞同一眼見同此一心同此一  
念共樂太平時大家呈笑面有誰更問日與長安  
孰近孰遠大千沙界含元殿

上元上堂謝新舊兩班拈主文召大眾云主文子與釋迦老

子同生而又同行同伴同叅同學同見燃燈同得  
受記雖同得受記然而釋迦老子實無一法可得  
唯是主文子却得無量甚深法要自此各分其宗  
各列其派東西繩繩無有間斷釋迦老子則且置  
主文子當時所得畢竟是何法要卓一下云遶溪今  
歲柳傍竹去年梅

上堂舉德山到滄山挾袱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



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也不得  
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瀉山坐次德山提起坐  
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  
却法堂着草鞋去瀉山至晚乃問首座適來新到  
在什麼處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去了也山  
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師頌云霜蹄一躍趁春風看盡深紅及淺紅鞭  
影未搖歸路活杜鵑聲在夕陽中

上堂四月十五天下叢林例皆禁足唯我天童門  
下非但禁足更要諸人於長夏之中各各禁口第  
一不得說禪說道說玄說妙說向上向下全提半

提唯恐聽事不真者把作佛法商量第二不得說  
張三胡李四黑昨日雨今日晴東家杓柄長西家  
杓柄短唯恐聽事不真者把作世諦流布事須一  
箇箇唇邊白醜舌上生苔逗到七月十五從頭驗  
過若果依吾禁制者三十痛棒一棒也不饒且道  
賞伊罰伊山僧與麼道也是蕭何制律

端午上堂兼謝張寺丞大千總是神仙藥聖拂子云  
此藥無多靈驗多七佛之師雖解用難鑿無病老  
維摩

雪竇仗錫黎州岳林回禮歸上堂拈拄杖云山僧昨日  
往諸山報謁於中途有四件事全得主文子氣力



且道是那箇四件事劃斷一千丈雪衝開二十里  
雲二百七十峰巒次第掀翻千百億身彌勒等閑  
勘破今日歸來陞堂舉伯也要諸人共知知則知  
了只如前三件事則且置且乃裏是勘破彌勒處  
卓下十分憨抹捺半是掣風顛

慶新法堂兼謝施錢運力兄弟上堂今朝六月半  
目前事仍舊觀所謂此大樓閣此大法堂此大寶  
座至於花縵瓔珞幢幡寶蓋種種粧嚴種種寶器  
悉皆仍舊唯是法王所說法要卻不可只仍舊去  
事須一句句斬新脫略古人坯模不落今時窠臼  
然後可以活一切人眼目所以山僧夜來展轉反

覆搜剔枯腸逗到天明欲覓斬新一句以謝諸人  
竟不能得及乎入此閣陞此堂據此座三通鼓罷  
大眾雲臻於不思量計較中忽然得箇新意新而  
又新雖然只在目前要且釋迦不知處達磨亦難  
明且道在什麼處以辨子指嚙

上堂謝監收支大厦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人之  
力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盡天下老和尚競頭出世  
或隱或顯或抑或揚或正路上行或草窠裏走畢  
竟成得什麼邊事驀拈去有煩道用

解夏小叅鱗潛深澗偏引鈎絲璞隱危岑必招鉗  
鑿只據平常行履自然無往不通魔宮席穴處



安居帶鎖擔枷時時自恣渭水免白頭之客楚城  
無別足之人日從西去又東昇涼既生時炎不作  
天童與麼告報諸人與麼承當莫有旁不甘匠麼  
驀拈拄杖卓下云一聲烟渚笛驚起暮天鳴

舉世尊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云請世尊說法  
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  
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  
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行是二比丘已遣出世  
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與二乘聲聞人說法  
便下座師拈云二比丘殺人可怒老瞿曇無禮難  
容山僧日來事緒頗繁即今連阿難併送前後堂

### 首座限一日從公結斷

上堂謝首座秉拂都寺冬齋召大眾云山僧老不  
以筋力爲能所以尋常不曾胡亂拈掇古人閑家  
潑具而况役役土木權攝兩山奔馳不暇更何暇  
及此耶近覺精神稍健事緒頗省遂將諸經論中  
諸訛差別語句從上一千七百則機緣乃至佛祖  
未生已前長長一段公案略據管見從頭頌出着  
語批判一時了畢然則不欲蘊在曾襟擬對人天  
衆前盡情吐露以謝兩堂首座前日爲衆秉拂二  
都寺冬齋汝等諸人第一不得生厭倦之心直溪  
硬着脚頭子細聽取遂咳嗽一聲下座



再權育王上堂拈去顧視云吽吽這此業種自何來  
雖不同門共一家連累山僧至今日一重枷上又  
添枷雖然也有雪屈處在且道甚處雪屈靠主云  
下座巡堂喫茶

在育王啓天基節上堂八吉祥門拈去卓下云無  
如此門最吉祥六殊勝處又卓下云無如此處最殊  
勝一處殊勝則百千萬億處處殊勝一門吉祥  
則百千萬億門門吉祥若入得此門安住此處  
則自然身放吉祥光舌談殊勝事可以祝堯年之  
永久可以資舜化之無窮舉起去云即今吉祥光已  
現且殊勝事作麼生談卓下云鄧峰高聳碧如藍

上堂舉僧爲同安和尚煎茶安云甌烹綠茗爐爇  
白檀足可以話道周圓僧云更請一甌茶安云井  
底求魚山上求螺豈非愚哉僧叉手近前安云何  
不道取僧以目視之安云卦是天門筭來五兆僧  
禮拜安云俊哉師拈云前面道愚哉後頭言俊哉  
同安舌無骨難飲者僧茶

大慈芝巖和尚訃音至上堂東澗一滴水東湖千  
丈波幾多湖上客無可柰舡何且喜波停浪息家  
家兩笠烟蓑喜裏帶愁眠不熟起來謳唱不成歌  
除夜小參舊歲今宵去新年明日來一去一來而  
無去來之蹤可辨一新一舊而無新舊之相可分



大惠三小哥羅管作  
米強二斗又平石米

無相可分則其相顯矣無蹤可辯則其蹤宛然豈  
不見雪嶺六年少林九年九年六年六年九年數  
到驢年更驢年歌羅管裏米彊年

舉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  
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  
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  
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  
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耶帝釋耶山神耶河  
神耶世尊微笑舉袂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  
養師拈云苦哉世尊分明貴價物色被神言鬼語  
多方鼓合一期賤價賣了當時若使本分交關管

取五百乘車進亦不得退亦不得

正且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物物既新人人受  
歲且道舜若多神受得幾歲諸人還知麼若也不  
知此去過恒河沙國土無邊香水海外有一乾闥  
婆城於其城中有一尊慈名曰憍梵鉢提可往彼  
問之必能爲汝說破

佛涅槃上堂以手摩背蓋膽毛幾曾摸看雙趺出  
示脚跟下轉見廉纖絕廉纖明月滿山啼杜鵑  
上堂兼謝黎州西堂應大機拈主文云顯大機施大  
用地暗天昏山摧海湧者箇拈向一壁只如鷲峰  
老漢於百萬衆前拈一枝花直得金色頭陀破顏



微笑你且道是梨花耶李花耶梅花杏花耶卓下云  
一時分付與春風

上堂謝兩堂首座秉拂都寺結夏齋召大眾云今  
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說什麼今佛古佛昨夜玲  
瓏巖放三道寶光徧照十方無量微塵國土一一  
國土中山林草木莫不承此光明皆發妙音演說  
甚深法要江河池沼悉變為酥酪醍醐無上妙味  
聞此法沾此味者各各踴躍歡喜歎未曾有雖然  
如是畢竟作麼生是實相義川僧蓋苴泐僧蕭洒  
解制小叅野老門前豈有朝堂之事琉璃殿上終  
無射獵之踪說安居偈子拄杖強抽枝談自恣法

門鉢孟重着柄所以山僧一夏以來與諸人各不  
相知各不相管眠者自眠坐者自坐並不敢以佛  
法二字累及諸人一任諸人各自隨時保愛逗到  
秋初夏末又誰管西州水滂東州薄水這邊那畔  
不妨隨處生涯淡飯黃蘗共樂清平世界雖然恁  
麼陳年鼠糞家家鍋釜中豈無一兩顆且道天童  
者裏畢竟是有是無良久云作賊人心虛

重九上堂佛之與祖路旁酒醉漢禪之與道籬畔  
舊蝸涎天童門下事作麼生顧視左右云無人知此意  
令我憶陶潛

開爐上堂兼賀東山和尚會首座住院舉國師三



喚侍者公安師頌云火種深埋冷寂中幾回撥着  
煖烘烘不知將謂吹噓力元是東君信息通  
上堂謝首座秉拂都寺冬齋無味之味其味甚真  
無言之言其言最切言其味兮啞却口味其言也  
禿却舌堪悲堪笑大雄峰下老骨槌牙上更生牙  
喫茶瓊重歇

膈八上堂明星照得眼睛穿眼睛覷得明星落夜  
半依前是子時敢保不曾成正覺且如何得成正  
覺去樹頂方知膈雪寒花根已有春風約

散天基節上堂拈去卓下云此壽量品字義昭彰迥  
超千古流通萬邦直得東村西村張翁李老藹為

桴土為鼓斗元法座盞子燒香巴音俚語廣為敷  
揚子細聽來盡力注解只道得箇若五須彌之堅  
固如四大海之汪洋不知向下又文長卓下下座  
權育王元宵謝兩班上堂權實雙行主賓互立拏  
空塞空以的破的總是日午點燈毬夜半潑墨汁  
且據令一句又作麼生吹毛在匣冷光浮觸體遍  
地成狼籍

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師頌云風前無語立  
須臾接得雙雙錦鯉魚一等是傳真的信有通書  
有不通書

佛涅槃上堂拈去丈召大衆黃面瞿曇乃竺軋猛將以



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  
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  
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  
與生死魔軍爲冤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  
名爲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  
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珠玕  
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  
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  
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而未奏其功山僧  
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車下云牢關  
已破畫畫活路俱通靠主云太平無日不春風

無準和尚忘拈香蜚雪巖前炎天蜚雪凍得虛空  
七花八裂至今捏聚不成團子規夜哭松梢月  
上堂舉趙州勘臺山婆子公案師頌云荆榛密密  
布前峰塞斷行人路不通昨夜連山遭野火更無  
茅葉惱春風

冬節小叅無禪可叅無道可學四七二三妄生卜  
度引得諸方一隊沒般次漢當此之時隨後鑽龜  
打瓦道箇一陽復生群陰已剝提起爛臭布毘羅  
列陳年菓卓截鶴續鳧夷岳盈壑子細看來盡在一  
軋震旦之鍊亦不能鑄此一大錯唯有天童門下  
蘇州菱邵伯藕青州棗鄭州梨百般道地一時加六



閣只麼冷啾啾空索索絕無可與諸人東咬西嚼  
雖然莫道山深春意薄但看橋邊竹外一點兩點  
三四點寒梅已綻枝頭萼

舉睦州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云治易州云易中  
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什麼才云不知其道州  
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師拈云秀才雖然治易要  
且未曾讀易睦州雖然通易要且未曾學易睦州  
與秀才則且置只如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畢  
竟不知箇什麼包羲曾未動爻象已分明

歲節小叅雪峰納款於鰲山店上是得德山力耶  
得巖頭力臨濟望奉於高安灘頭是得黃檗力耶

得大愚力你這一隊師僧尋常三三兩兩口赫赤  
地談論佛法明辨古今到者裏還明辯得出麼古  
人則且置驀拈去云僧與主文子爲師友之交一  
年之間東拄西撐左提右挈扶過斷橋水伴歸無  
月村爾我相資彼此得力如今臘月三十日也且  
道者許多得力處閻羅老子面前還使得着麼若  
道使得着坐殺諸人若道使不着走殺諸人遂雲  
不如主文自主文山僧自山僧庭空積深雪池冷  
起氷稜樓上未吹新歲角匳前且點舊年燈掩齒  
臨部臨吽吽

舉漸源一日因雲蓋和尚至卷起簾方丈內坐雲



蓋來見遂下卻簾便歸客位漸源令侍者下去傳語云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雲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云未得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雲蓋云只為有堂頭和尚所以打你者因舉伯漸源源云猶隔津在師拈云探驪須扶驪珠還他作者據虎頭收虎尾須是其人雖然總被侍者勘破

結夏小叅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鍊船水上浮鍊船浮也普請諸人各各洗脚上船同入如來大圓覺海風帆快便說甚長期短期擻掉不施亦無得念失念無事扣舷歌一曲有時和月載將歸頭頭總是生涯處處無非妙用後園驢

喫草小魚吞大魚者箇則且置只如西院兩錯畢竟作麼生商量良久云任公把釣蘇武牧羊

舉德山示衆云我先祖見處則不然無佛無祖達磨大師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檐屎漢等妙二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馱橛三乘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四向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師拈云說得道理好故依佛法僧

結夏上堂無生可護無足可禁修無可修證無可證修證既無此無亦無石人醉倒蠟人扶

七月旦上堂一塵不起大地全收北俱盧州米價



高低即不問東勝身州近日消息如何陰虫一夜  
語客舍幾人愁

回祿後解制上堂滿目荆榛巨天烈焰百匝千重  
四方八面趙州拏得七斤衫普化走入大悲院蟬  
人眼光如掣電

徑山石溪和尚遺書至上堂拈拄去石溪怒發勢不  
可遏大地平沉虚空慘怛賴得天童主文子浸不  
殺直下疏通者一脉擲下去阿刺刺

謝兩班上堂百鍊色不變未是精金千年操不移  
猶非良木要見精金良木麼東邊知事西邊頭首  
無故無新無先無後大家扶顛持危彼此將無作

有山僧贏得放憨眠幾回夜聽松風吼

中秋遣三化士上堂舉馬大師與智藏百丈南泉  
既月次師云正恁麼時如何藏云正好修行又問  
百丈丈云正好供養又問南泉泉拂袖便行師云  
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頌云甬生  
三子尾吒沙啞舌垂涎弄瓜牙但見威風起巖竇  
不知月照幾千家

重九上堂今朝九月九困明開醉口指點東籬菊  
大罵西門柳諸人聽得只麼飲氣吞聲山僧聞之  
不免袖中出手伸出手去也要諸人大家知有且知  
有箇什麼指漏不蓄財



開爐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此事如一堆猛火無你近  
傍處無你捫摸處假饒不顧危亡一往直前如閑  
雲長向百萬軍中取顏良頭相侶猶不堪為種草  
而况三三五五團藥打坐舉燒木佛無賓主話恣  
意扭捏取次商量也大屈哉確實而言也須是箇  
人擔荷始得且道天童還擔荷得麼肩主丈下座云依  
稀憨布袋彷彿須菩提

十月半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古佛場瓦礫場堆山壙  
圾動地放光古佛說法瓦礫聽瓦礫說法古佛聽  
說在聽處聽在說處有時說不在聽處聽不在說  
處卓下云聽說俱泯此法亦忘孤猿啼曉谷白鷺下

秋塘

謝新靈巖 翠石田并仙巖 號海山及化旃旛林兄弟

上堂石田上重栽荆棘已見奇人變荆棘為旃旛  
林亦逢好手天童雖則災變之餘以此看來元氣  
只在然而好手手中莫有別呈好手者麼良分付  
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捲寧

冬夜小參 召大眾云盡大地是一團生鍊了無罅縫  
迥絕安排自古自今突兀地不橫不豎不逐陰陽  
之消長不隨寒暑之變遷所以造化之功難以顯  
其功壚鎚之妙無所施其妙雖然如是忽然冷地  
裏火星迸散燒着皓老赫赤布衲直得瀉山水枯



口裏烟生寂子香嚴手忙脚亂正恁麼時是汝諸人還回避得及麼良久云眼睛才定動船過海門東復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白雲和尚拈云國師在三藏鼻孔裏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師拈云趙州白雲二大老一人講得鼻孔失却眼睛一人講得眼睛失却鼻孔莫道見國師要見大耳三藏亦未可在  
冬至上堂恁麼也是不恁麼也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是恁麼總是總不是何謂如此陽氣發生無硬地

歲夜小叅善哉三下鉢非時爆竹偏招野鬼閑神知識盡來叅杜地驅儼取笑張公李老既善知時節未夢見舊歲君脚跟吾今不再三已觸着新歲君祖諱古人恁麼告報山僧恁麼注解總是屈抑諸人好與縛作一束拋向大洋海裏猶未爲快意在雖然如是臘月三十日真箇是歲除夜始得何故家中無僞契嶺外有枯桑

舉僧問金峰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峰下繩床扭住者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峰云今日捉着箇無知漢僧禮拜而出峰召云闍梨僧回首峰云若到堂中不得舉着僧云何故峰云大有入笑



金峰老婆婆心師頌云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  
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成群

歲旦上堂千峰沐雨萬樹籠烟磨盤呈舊面水碓  
拜新年無作而作不然而然因思昔日肇法師克  
由耐耐道箇物不遷時寓磨院

元宵謝新舊兩班上堂風高水急橋斷路窮進前  
錯步退後迷踪不進不退慶元府大制使吳丞相  
今歲元宵放十分燈與邦民同樂山僧與新舊職  
事合山大衆亦與其數其樂不可勝言忽有箇出  
來道長老你好沒巴鼻燈在城中點山間何與焉  
況今災變之餘苦則有之更有什麼樂處只向他

道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

佛涅槃上堂今日陞堂擊鼓道箇二月十五見者  
掩鼻而回聞者惡心嘔吐蒼天中更添冤苦何故  
身口意不淨是名俳滅度

退院上堂六年心念已灰寒幾欲求閑不得閑今  
日不求閑自至一枝藤占幾江山

天童語錄終



瑞巖山開善禪寺語錄

侍者

宗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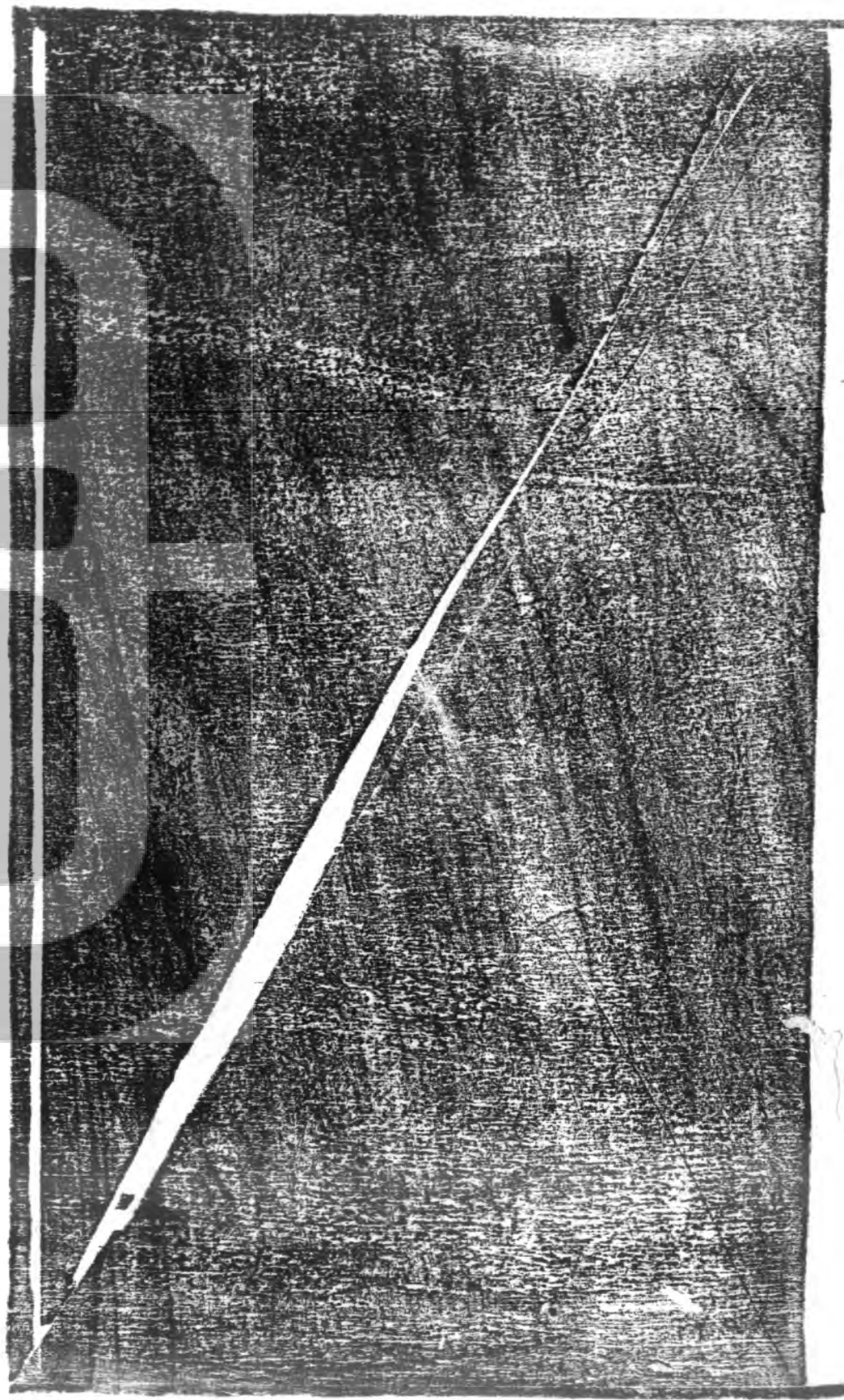
等編

三門 門外語門內語盡情打開說與諸人了也  
稍空俊鷄便合乘時苟或不然君往西秦我之東  
魯

佛殿 大闡提人嫌佛面醜無慚愧漢謗沈無香  
兩翁相對不成爨

方丈 下等人來三門外接中等人來法堂上接  
上等來人來禪牀上接離此三等外來者向什麼處  
接拍禪床三生六十劫

府帖 妙得此訣用處超越直得空裏產靈芝炎





天飛瑞雪金剛腦後抽生鐵

法座 盡大地撮來如一芥子許於一芥子中容  
受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而不迫隘為復是神通妙  
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大鵬一展九萬里籬邊燕雀  
空回旋

提綱 機關脫落我國晏然聞見尚存長安甚鬧  
善觀時節把斷要津天童佛法瑞巖不知瑞巖家  
私天童不會玉在石而無瑕珠截淵而絕類歷歷  
全超象帝先寥寥抹過威音外者箇則且置只如  
隰州古佛與石窻老人豎拂云見今在山僧拂子頭  
上互相耳語取次商量且畢竟說箇什麼擊禪床云

千年挑核裏只是舊時人

復舉瑞巖彥禪師常於方丈坐喚云主人翁自應  
云諾惺惺着它日異時莫受人瞞有僧舉似玄沙  
沙云等是弄精龜就中瑞巖甚奇怪師頌云一擊華  
鯨吼月明主翁魂夢已惺惺海天空闊無知己羸  
得潮聲到客亭

小叅 胡現漢現無端鏡面生塵九耶聖耶不合  
引賊入界古人罪過已被山僧許靈了也山僧罪  
過想滿諸人不得諸人罪過亦滿山僧不得山僧  
與諸人則且置並云且道主杖子還有過也無若  
道有獅子嶺磕破鼻孔若道無喚回亭歡瞎眼睛



不有不無擲下妻云南山鼈鼻蛇攔入新羅國吞卻  
鎮海珠咬殺嘉州佛正恁麼時如何背陰山子向  
陽多

復舉趙王問趙州云和尚年尊有幾箇牙齒州云  
只有一箇王云旣只有一箇尋常將什麼喫飯州  
云雖只一箇下下咬着師慧大衆常聞老趙州禪  
在口皮邊以此看來直是粘牙綴齒

爲郡王上堂今之房杜昔伊周功蓋東南三百州  
十二峯前月如翦不知分照幾家樓

解夏小參 文殊頭白普賢頭黑阿難合掌迦葉  
擎拳只呼弟應只在目前尔東我西不離當處所

以在太白說安居偈子一十二峰齊點頭來瑞巖  
譚自恣法門二十里松羊諱得無彼無此無黨無  
偏是非杳忘得失俱泯是則是迦葉欲擯文殊植  
不能舉又作麼生草履多条貫閑房有鬼神

復舉石樓和尚有僧入方丈顧視石樓而立石樓  
展兩手僧便出去樓喚云你是會了出去不會出  
去僧展兩手石樓云不得道佛法中無人只是少  
僧云莫是佛法麼樓云是則少矣非則多矣僧云  
是何言說石樓以目視之僧便禮拜樓云識取目  
好師拈云石樓與者僧如涇渭並流同會于海涇欲  
清其涇涇欲濁其涇涇不可得而全清渭不可得



而全濁雖則混為一味其奈清濁分明具眼者辨取

解夏上堂拈拄杖夫衆主丈子業識忙忙東邊白安居結制西邊賀法歲周圓於本分事上全沒巴鼻然於沒巴鼻中本分事一時具足如何見得卓下六六不成三十六

上堂謝進退兩班都寺齋并妙用堂及法眷屋前基業屋後生涯堂堂妙用不假安排暑退涼颺起燕歸鴻鴈來天台南岳峨嵋五臺新羅擊鼓大唐齋蘇嚕唎吽發吒

中秋上堂兼謝新請藏主缺而又圓圓而又缺幸

自萬里青天無端強呈醜拙引得自古自今乃佛乃祖大藏小藏全提半提掉棒打月水中捉月幾曾夢見中秋節老藥山端的別一嘯清風動寥沉重陽上堂孟嘉已前淵明去後誰家籬畔欠黃花那箇盃中無白酒重陽只是九月九阿呵呵始信茱萸茶苦澀展眉人少皺眉多

謝芙蓉西堂上堂舉芙蓉和尚訪實性大師師上堂右邊拈拄杖向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師頌云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御樓人

上堂舉普化和尚於市中搘木鐸公案頌云瞿塘



三峽風波險棧閣連雲行路難烽火相連兵刃接  
一封鄉信報平安

冬夜小叅仲冬嚴寒年年事須知事上天有事若  
人知得事上事到了全然不干事有般漢聞恁麼  
告報便向者裏如棚頭傀儡進前叉手叉手進前  
裝神頭做鬼面似則也似其柰線索摠在別人手  
裏慕甚丈夫及大衆云且道者箇是神頭線索耶是鬼面  
線索耶畫畫一時劃斷墊橋無限春消息分付梅  
梢與柳梢

舉僧問永明潛樵師云至理無言假言詮而顯道  
如何是顯道底言潛云切忌揀擇僧云如何是不

揀擇潛云元帥大王太保令公石溪和尚八方珠  
玉拈云不得作揀擇會不得作不揀擇會畢竟如  
何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師拈云揀擇與不揀擇得與  
不得揀拈向一邊元帥大王太保令公亦且居那  
下畢竟如何是顯道底言良久云只知開口易不覺  
舌頭長

上堂謝浴主及暗室平田二道舊東土與西土鑊  
湯無冷處暗室裏突出鱉鼻蛇平田中撞着白額  
虎眼放閃電光毒氣成煙霧甚甚甚去最難行是  
芝峰路

臘旦上堂四序暗推遷鉢盂口向天止餘三十日



便是一周年窮厮少餓厮煎不覺不知閻家老漢  
突然在前更不問你喫公家展眉飯私家皺眉飯  
揔要還錢何謂如此豈不見老南泉牯牛放牧在  
谿邊

聖節上堂去年今日節海角天涯傳報捷今日去  
年朝黃童白叟盡歌謠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漁者  
自漁樵者樵草木昆虫王化裏萬邦誰道不逢堯  
臘八病中上堂星在天上眼在肩下星無暗明眼  
無晝夜蜜蜜綿綿無縫罅既無縫罅且於中如何  
着得箇悟之一字老僧正病在此

佛涅槃上堂二月十有五瞿曇開死鋪摩胸告衆

時擲示雙趺處縮不來展不去七手八脚一時露  
上堂謝壁都管郁修造召大衆云貴如圭璧賤如泥  
土鎮壓山川輝騰今古有商量沒價數富者得之  
貧貧者得之富豈不見茶陵山下郁閣黎騎驢踏  
斷溪橋路

浴佛上堂七步周行行不到惟我獨尊說不到跋  
脚雲門老盡力行盡力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噉檢  
點將來也是將油洗皂

結夏小叅太來圓覺日用無虧自已伽藍何曾蓋  
覆所以登山涉嶺無非禁足之時撓蜺撈蝎揔是  
護生之日且待共汝商量兩錯西院全身入草窠



出來作宴管顧諸人東山特地揚家醜瑞巖災變之餘內空外空非但無可管顧諸人亦無可與諸人商量只據見定以十日為一句九句為一夏彼此和光同塵各自順時保愛何謂如此豈不見道州縣敗落更點分明

復舉懶安和尚送木蛇與疎山於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勞雕琢疎山接得亦題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師云一人道天然一人言本色幸然好一條木蛇無端拗曲作直拈去召大眾云者一條木蛇見今在山僧手裏且道是曲耶是直耶擲下云纏到堂中二頭首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七月十五結則結其解處解則解其結處結處解處西天此土即今結解雙忘畢竟以何為據驀拈去西風一陣來落葉不知數中秋謝監收并油局主上堂今朝八月半此夜一輪滿非但一輪圓滿乃至諸莊所收稻子粒粒亦皆圓滿天開月即眾望已滿時和歲豐眾鉢亦滿因思馬大師渾家貪賞翫引得盡大地人一時三馬九亂雖然要且人亂法不亂且如何是不亂底法老鼠尾掀油甕翻猫兒咬殺輾轢鑽上堂拈去召大眾云明如日黑似漆字鴈寫不真夜虫吟不出主丈子機不密通身烏律律一尺兩尺三



尺四五六七尺

重陽上堂重陽佳節到來瑞巖無可安排一十二  
峰黃栗粽東大洋海菜萸茶萬象摩唇捋嘴虛空  
綴齒粘牙不知秋意落誰家

開爐上堂兼謝截主火種子沒來由不從佛得不  
就祖求一大藏教橫說豎說幾曾燒着口空啾啾  
今日冷灰中撥出豎起拂子云一塊死柴頭還見麼

無煙無燄燎却眉毛笑倒瀉山水牯牛

冬節小叅舉趙州勘婆公案頌云沒艱難處立艱  
難難透村婆者一閑忽地假鷄啼午夜馬蹄踏月  
過長安

冬至上堂羣陰剥盡一陽復生一陽生萬物生拈圭

云主丈子陰陽未判已前生未生已前作麼生既

生已後何似生豎起云元來箇樣生過溪過嶺東拄

西撐擲下云擲向千峰萬峰外從教人道可伶生

上堂謝用堂首座大機西堂通藏主秉拂及都寺

冬齋進退職事大機普應妙用全彰井通滄海日

上扶桑擊石火閃電光進前先蹉過退後絕承當

只如不進不退又作麼生淨名杜口居方丈一鉢

天厨午飯香

臘八上堂冷坐雪堆中羅睺入命宮被人賊作佛

打失主人翁眉間蛛網斷頂顛鵲巢空拈圭文卓下公



案今朝又一重

正旦上堂今朝正月旦雪電大如彈打着辛酉歲君頭顱直得庚申歲君後跟噪斷然後起來胡跪合掌爲交承發願願從今日去三邊寧靖萬民齊賀太平年五穀豐登寬着肚皮噉飽飯

聖節上堂一人本命替莫能盡雪晴天地寬雲淨日月正寬而愈久正而愈明山僧不會輪甲子花發優曇知是春

元宵上堂謝都寺齋人間共賞元宵瑞巖本光現瑞屋上山橋下水三門八字打開左右青葉婁至頭頂天脚踏地陳如覩破香積厨釋迦不受然燈

記

俗佛上堂生於穢土不受點污目顧四方周行七步看來步步討便宜落水也要占乾處

端午上堂

拈拄杖召大眾

無病之藥卓下不傳之方昨

朝用不得今日恰相當如何是相當處擲下拄杖往  
往呼爲百草霜

瑞巖禪寺語終





贊佛祖

出山相

夜半見明星山中添冷話脚未出山來此話行天  
下我觀一切衆生成佛多時只有你著老子猶欠  
悟在

達磨踏芦

噫吁西來何所圖未開花五葉先壞一莖芦秋風  
吹恨滿江湖  
西土不拘東土不管口邊落節臂邊拔本自携隻  
履賦歸歟脚下至今猶未穩

觀音躡蓮書觀經當衣文



字字不真句句不實真實色身何處尋覓無尋覓  
處正觀現前齒落花香水接天

常思惟坐吉祥草

不滯聞見而受用聞見不涉思惟而深入思惟一  
坐至今扶不起圓通門戶草離離

海眼光海中有龍擎頭

海眼為香餌慈心作釣釣魚龍知幾許貪者自擡  
頭

又抱膝坐巖淨瓶有柳

抱膝踞巖阿自在特自在一線柳梢風掃淨衆生  
界苦苦忽然變成兩

又提籃

玉腕指尖新力能提萬鈞上他籃子裏未必是金  
鱗

文殊為龍女說法坐獅子

作獅子吼震龍王宮說者如啞聽者如聾清涼山  
頂照明月無垢世界生清風

普賢出山相看經

駕白象王數黑豆子行願不相應身心不相似雖  
然瓶瀉二千酌敢保胸中無一字

布袋半身仰視橫丈

烏藤橫占闍浮界鼻孔直撐兜率天剛道化身千



百億一身猶自不完全

又指空中佛

布袋沒半邊烏藤欠一椽手指空中底要且不是佛是什麼咄咄咄

又挑布袋回頭

挑起慳囊慳而不悟回頭等一箇人知是張何李鄭且等且等等到彌勒下生時或然等得也不定

又回頭拽布袋

轉腦回頭百般賣弄滯貨只此兒盡力拽不動咄咄我不信得恁麼鄭重

布袋

捫腹一笑笑裏戈矛背手牽囊囊中錐刺將謂渠儂有底聲元來奉化只如此

三教

姓孔名聃字曰瞿曇禪道第二文章第三同門同出入不是我同參

維摩

示疾毗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來無藥可醫只是忌口為上

須菩提倚丈看經

道箇希有世尊不知口是禍門至今看經未了立得主丈生根



馬郎婦手執蓮經

七軸蓮經自舒自卷嫁人之媒筭人之本金沙去  
後轉風流幾度桃花春浪暖

為超塵居士贊

觀音坐巖中并十六羅漢有水

應現聲聞身本身曾不動眾身齊說法平地波濤  
湧此法不知誰解聽巖谷曉來雲氣重

豐干問立禱

庸怕人心惡人欺庸太慈雖逢賢太守難打者官  
司

寒拾作圓眠地有茗帚

五臺為床峨嵋作枕眠似不眠惺如不惺喚起來  
三十茗帚柄

拾得磨墨寒山題巖

亂石當淘泓千巖作詩軸意到句不就句到意不  
足墨漸消筆漸秃蒼松偃蹇莓苔綠

寒山題崖

拾得磨墨

高興上層巔斷崖收晚畚筆底兩三字人間千百  
篇

心手不相知石上墨成池劫石有消日此墨無盡  
時

磨鐵羅漢



磨礮分寸工夫建立針鋒世界尚欠此之子合尖且待石頭爛壞

洗鉢羅漢

水落方能石露有心別無用處若問佛法如何日洗鉢盂兩度

善財持荷葉

捏定五十三人性命若一藕絲擎起百一十城世界如一荷葉此未入母胎已前神通正衆見文殊已後時節樓閣門前事若何夜來池沼皆明月

四睡二

人兮不羈庸兮不縛是四憨癡成一火落雖然合

眼只一般也有睡著睡不著

無固無必挨肩枕膝人夢不祥庸夢大吉世上有誰知天台雲霧暮

朝陽穿破衲破衲橫肩作穿針勢

一衲橫肩遮百醜破處冷風吹不透待伊穿線要重聯金烏已在西山後

對月了殘經開卷掃

破微塵出大經卷一彈指頃千百遍只因錯認月爲燈至今展卷遮羞面

又

麻線貫竹針大陽相對面通身破綻多如何補得



遍  
好念脫空經不知山月轉將謂了多時猶有者一  
卷

猪頭和尚

提起臭猪頭密持清淨戒將謂足脂膏元來少肉  
菜如何出得金華界

又柳樹下放猪頭在地手把扇子

聖者聖何從空中柳絮蹤猪頭不得喫遍地扇腥  
風

又肩置地

猪頭捧起全苦全甘饑号不喫飽而常貪大地作

柄扇子難遮滿面羞慚

言法華以手書空

口中念底空中寫底是何章句是何宗旨人道你  
轉法華我道法華轉你

鷄骨和尚把數珠

喫既不知數吐亦難數渠非圖甜得口意在五更  
初

政黃牛

屈膝跨牛腰山遙水更遙有詩吟未就白鷺下溪  
橋

普化



鐸掩洪鐘機如掣電明頭暗頭四方八面一着得人憎走入大悲院

蜺子和尚二

得恁麼自在得恁麼快活古廟當叢林撈波作衣鉢脚頭到處江天闊

又枯樹下

赤手立生涯都盧一箇蝦不從江裏得樹上攏將來

鄧隱峯擲錫入在旁仰視笑

金錫一震虛空退聽百萬雄兵難破此陣一時游戲神通未免旁觀者哂

五祖送六祖渡江并舡子接夾山

一葉舟離港口一撓外無可有子不知羞父不覺醜醜惡羞慚萬年不朽豈不見黃梅路上數株松帶雨含煙一似朱涇堤畔柳

五祖栽松六祖擔柴

恨殺老頭陀山移恨不磨吾今擔頭重為汝種松多

五祖栽松

六祖賣柴

無柄鋤頭無根松樹萬古風規一肩荷負至今夜夜黃梅雨

劣擔不擔柴通經不識字新州路上人中書堂裏



事三更月照東禪寺

舟子挾山

一棹綠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舟翻

舟子無舟把絲輪立手指前

捏定一絲輪將心說向人踏翻船去後陸地有金鱗

謝三郎無舟脇撓合掌立

笠雨濕蓑煙頭陀行已圓一撓橫到底不跨湘江舟

又舟中把釣

著笠蓑衣短蓬孤艇四海一鈎千江隻影不知月在飛猿嶺

普化泉大道

酒肆屠門街頭市尾控破木鐸無官商而暗合官商挑大道漿雖不醉人而人自醉是則是我問你不知柳州城中何似大悲院裏

靈照女二

無底籃兒無柄筌篋閑家潑具賣與阿誰自對丹霞呈醜拙至今羞澁畫娥眉

指點誰家子將呈潑筌篋物輕情意重不使老翁知



四宗風

政黃牛舟子

泉大道教在嚴陽尊者

松根石上柳陰邊三箇癡頑一箇顛總道繫蛇如  
伏虎不知跨犢似乘船

四宗風

趙州指牛跡平田婆子

政黃牛圓澤

白鷺股邊供大嚼一蹄泔裏鼓波聲三生更待三  
生後未許平田路上行

五祖再來

前身後身坐底立底半假半真全非全是只因搗  
手肆垂張萬古黃梅如鼎沸

六祖

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精粗知佗踏著踏

不着和米和糠到鉢盂

百丈

見點拂三下遭震威一喝非但耳聾亦乃眼瞎凌  
辱馬大師累及老黃檗然而死諸葛亦可走生仲  
達

臨濟

三玄非玄三要非要平地起戈矛虛空剌孔竅誰  
知未到黃檗山盡大地人着賊了

雪峰

鰲山店裏坐殺七村土地象骨峰頭輟動三箇木  
毬待金鱗出得網來是真千五百人善知識飲喫



泉不從口入死却七百甲子老趙州曾襟流出底  
覆水已難收至今波浪拍天浮謝家人在釣魚舟

巖頭

具向上機有未後句敬同行大罵同行孝其父不  
肯其父太平姦賊三文錢買黑撈波亂世英雄一  
葉舟橫芳草渡悔不當時拔却鬚至今淚滴江村  
兩

欽山

天皇也恁麼龍潭也恁麼已在涅槃堂裏坐把德  
山崖蜜作砒認洞山桶皮作火雖然七棒能行其  
柰三關未破只有風前菩薩蠻千古萬古無人和

大慧宏智揖讓圖側有交椅

既不以爵又不叙齒何得過謙讓之不已若謂是  
臨濟家風洞上宗旨笑倒磨光黑交椅

福源鐵翁律師像吉祥嗣法大宗師請

硬如生鐵軟似綿團凜歲寒節操縛自已生冤著  
律宗會元真破律之宗主集祖師家業乃謗祖之  
師門口過甚大名德愈尊是所謂起南山正派流  
傳萬世滔滔不盡之福源

佛鑑和尚為源靈叟贊

靈而不靈不靈而靈鬼不是鬼神不是神訕謗祖  
宗之魔孽惑亂男女之妖精天童一見便生嗔



必靈巖肯卜鄰

東山和尚前清涼

得東山之名以實得名顯東山之實因名顯實譯  
聰明呪非梵語唐言調瓦鼓歌無五音六律橫金  
市上貨乃祖之家私清涼山中削老爺之腳跡如  
斯悖逆罪無所逃掩齒臨部臨急急

捨錢建閣深都寺

寫師像并自真  
同慧松下乞贊

非愚非賢非親非冤渠不在後我不在先共行難  
行道路欲了未了因緣以松為誓後五百年咄再  
來不直半文錢

自贊

小師智潮請

佞無討處強無討處剛道太虛空純是生鐵鑄人  
言養子不及父殊不知揚子江心有箇郭璞墓

小師智廣請

澤廣截山理能伏豹父既不慈子亦不孝吉凶影  
象自分明不用燒香求卦兆

行堂請

髮鬚鬚兒稜層沒些火種剛要傳燈破無準之有  
準起南能之不能有不曾佛法者許伊是箇師僧  
恐人無信立此為憑



山行携竹杖

入火不燎眉  
溺水不濕衣  
目前巖嶮脚  
下平夷  
縱移千百步  
此節不曾移

靈峰雪崖長老請

老骨趨惡冤  
家無面目不聽別人處  
分得人憎不堪  
師位安排衲僧要識渠  
端的雪瀑千尋瀉斷崖

僊巖海山長老請

百煉金色不變有人要見  
不得見有底不願見  
它面不識腕頭力多於弦  
上辨射透海山千萬重  
都來一隻蓬蒿箭

小佛事

祥知庫下火

王庫寶刀不祥之器  
全殺活機負不平氣  
沒提撕處急提撕  
大用現前無小試  
大用去也擲火清平  
世界狼煙起

德元街坊入塔

德之元道之始  
十字街頭三家村裏  
直下搆得平地  
上陷人離此別  
求枯骨裏覓髓  
總不恁麼又且  
如何山頭不如隴尾

淨日行者入骨

三日已前可憐  
廿贄到南泉  
二日已後堪笑  
盧公



連夜走正今日赤骨律四顧寥寥誰委悉流水遶  
孤村白雲抱幽石

靜上人下火

炎把打圓相靜中底又打圓相鬧中底見得分明死在平  
地忽然活火星迸入新羅國

儀上人入塔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盡是死門關防死漢若是活  
衲僧觸體開活眼活眼開大千沙界一塵埃

覺上人起骨外國人

出彼國錯入此國錯此錯彼錯一時拈却無依倚  
處是大病原良鑿之門如何發藥抚一下穿過觸體

猶未覺

城上人入骨

鐵圍城大火燄百匝千重四方八面直饒轉得身  
來又是一重坑塹知不知見不見古墓深深埋暗  
箭

震上人入骨 患癩死

西竺乾東震旦是二中間有則公案觀着則落盡  
眉毛動着則通身紅爛胡達磨盡力提掇只見一  
邊丙丁童肆口宣揚猶虧一半而今收拾將來畢  
竟如何判斷离中虛坎中蒲

為曇藥王起棺



痛處更加針艾癥重灼灸起得見曇膏盲開得維  
摩死口要且只解救人自疾不能自救山僧別有  
靈方今日不妨傳授其人抚棺下眼似流星搆得親  
藥囊已在喪車後

紹知庫下火

以生為本以死為利本利一空紹佛家風十分寒  
色鎖千峯地爐榾拙煖烘烘

純寮元入塔

牛已純熟隨處放牧烈焰堆中水足草足一飽齎  
齎歸去來月明已在西山麓

慶上人入塔

家無白澤圖全家自吉慶為有活人方便有必死  
病忽然病去藥除直得山空雲靜雖然如是火屋  
出宮土星入命

聖僧明侍者下火

久暗時明歷歷明處暗昏昏明暗雙忘處應須着  
眼觀堅火籠見麼彷彿憍陳如尊者依稀勝熱婆羅  
門

默宣上人下火

開口未嘗談默時廣宣說死句與活句二俱沒交  
涉只此沒交涉當機誰辨別丙丁童子重饒舌舜  
若多神耳門熱



消直歲下火

初三十一不用消吉宜拆東籬補西壁任是生死  
路頭不妨直出直入山僧與麼指示猶是贗本曆  
日要見真本底麼擲火把火星已滅眉毛濕

聞典座下火

不聞正因二字十成好一金羹瑞巖打落鼠糞衲  
僧掩鼻便行一去不再還日午打三更擲下火古竈  
無柴烟自生

偈頌

禪會圖黃葉掌沙彌

寒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夜濤

趙州接趙王

邦 跏趺迎上客曲录對旌幢不是家風別它居禮樂

國一見代宗來起立

羞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

中原之寶



至寶應難別波斯雙眼昏何女放下手留取鎮中原

文宗嗜蛤蜊

螺師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

李習之見藥山

即今非見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湊不成

韓文公見大顛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頻繁縱得三平老文公只生韓

龐居士見馬祖

孰是心空者誰為選佛人筌筩二尺柄簸箕三寸唇

丹霞見靈照

當風鴉臭氣一箇丑娘兒熏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

捧佛安名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亦端呼來并諾去驢屎雜旃檀

說無生話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不同分明思離別却是喜相



逢

女子看日

劣女還聞閣處爺看日頭幾生親骨肉不共戴天  
備

龐大倚鋤而化

辯地要從苗枝殘葉後凋春風收契券鋤柄亦抽  
条

重畫知識壁

幸自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  
花翳去却一重添一重

鴈山出隊上陳侍郎

尊者從空擲鉢來神通用盡却成獸看來不似羅  
摩老一默千門萬戶開

古帆

海變桑田數莫窮幾回高挂逆流中自從一飽清  
風後船上時時有散工

雪庭

玉砌曉光寒家風箇樣生須知平白處着脚是深  
坑

自省

瞎睡眼孔忽然開冷汗通身笑滿腮數十年間將  
謂道誰知今日却元來



閑田

秦不耕兮漢不耘  
鑿頭邊事杳無聞  
年來也有秋成望  
三合清風半合雲

聞叟

不是耳從聲畔去  
亦非聲向耳邊來  
新羅國裏打齋鼓  
老漢鉢盂齊展開

一翁

朕兆未分初都盧  
只老夫包羲太多事  
胡處又添鬚

斷橋

頭枕溪西尾搭東  
東西咫尺不相通  
跳不過處水

千里進得步時山萬重

西窓

分得竺軋些子光  
拓開六牖關封疆  
誰知迫絕安掛處  
昨夜三更挂夕陽

松坡

白頭弄鑿下煙扉  
正是欣逢快便時  
豈謂傍山根脚在  
至今留得碍人枝

病翁

八萬四千毛竅裏  
如來禪與祖師禪  
一回白汗俱通暢  
忌口更須三十年

石室



鎚鑿不到處縱橫文許寬寧教苔蘚去要下一筆壽  
難

別川道士

塵中相見頭顱別座上交談語笑同  
搜到了無同別處擎拳合掌各西東

送徹上人歸蓬州

蓬萊一尺離青天水不行舟古語傳但得曾中有  
江海歸家陸地也撐船

閩州權兄歸住錦屏

歸家結束蓋頭茅坐看青山久不磨  
刃莫風前開臭口恐人傳作閩山歌

堅上人歸成都自阜江來

蘇州得得上凌霄恰值山寒雪未消  
遲到雪消山骨露春風已在錦江橋

送人歸昌州

見說家山富海棠杜陵才短沒篇章  
煩君開口道一句攛掇教他分外香

送人歸湖南

白紙無端黑筆書分明一句却模糊  
青燈夜雨湘江上添得平沙落鴈圖

送僧之江西

一粒收成敵萬倉可憐別甕不炊香  
敲箕唇外打



踣跳八十四人皆糝糠

送人之岳山

莫玘薙袖貴金襴試撥湖湘草裏看撥着路邊牛  
糞火烏藤變作紫栴檀

送奎上人往中川在馮山

湫間雲冷不成眠聽得樵歌一曲全切莫喧傳江  
上路此聲不入釣魚舡

送李道士歸東湖

湫龍噴水濕髭鬚四十九盤山畫符此法未傳先  
有驗夜來驅月下東湖

送性侍者之冷泉長靈和尚小師

爺兒解釋死生冤覓語欲登靈鷲山借與門前溪  
上路草鞋錢是你儂還

送日本俊上人

鉢盂捧入大唐來飯裏無端咬着砂一粒砂藏諸  
國土方知寸步不離家

瑞上人血書蓮經報親

二千年前血滴滴今日分明重指出所生父母知  
不知一二三四五六七

趙山臺蓮花方丈

一芙蓉是一毗耶一葉香風一室開三萬二千師  
子座藕絲窠裏湧將來



黃梅一會新建我松採樵有扁

日暮下山投宿處風前聞客誦經時分明此處此時節捻在目前人不知

靈江

水底烏龜無卦兆岸頭神樹不相關要知禍福流行處只在波心月一彎

木翁

不知天地是同根到老全無刀斧痕結得同行箇上座夜來扶過落花村

鳴鴈松林接待

望見松林笑滿腮香厨豈為者僧開三千里外有

知已鳴鴈帶書招不來

寄樂山居士舊為書雪寄教興店接待一扁

雪熬寒聳玉稜層門釘挑符似不曾將謂已無閑鬼崇客床猶有不眠僧

奉化亭山廟接待

只箇亭山歇脚亭豈圖一飽脚頭輕須知鉢裏和羅飴粒粒無非鬼眼睛

聞父訃二

眉毛蓋眼赤鬚胡女嫁男婚不識渠唯是我儂偏孝順十年不作問安書

見說如何與若何恰如風向樹頭過若論父子分



明處自古綿州所出多

悼庸立枯椿和尚骨撒金山中

佛心之子毒蛇心歡喜無端變作嗔五處住山開  
毒口不知噴殺幾多人

華雨臺前倒法幢海門浪裏釘枯椿千古萬古撼  
不動碍塞潑天揚子江

悼滅翁

咬牙嚙齒罵松源四海五湖洪浪奔天目山雲梁  
渚月就中嘲謗不成冤  
盡道滅翁今滅門那知滅字塞乾坤道渠已滅不  
曾滅捻不是渠真子孫

謝萬年淮海寄擬爲上堂

不愁台嶺路岩堯生怕平田惡水澆一杓又傾三  
百里令人含恨不能消

寓北山小隱因事偶作

老去將貧買得閑十層樓下是人間忽因送客聞  
新事又囑山童緊着關





法語

示惠上人

惠禪人四月八日袖紙扣方丈東軒且以吾佛生日為辭覓一轉語以資朝夕道味因謂之曰吾佛生日手指天地大開臭口獨自稱尊至於後來三百餘會空有頓漸權實偏圓人間天上海藏龍宮狼藉不少何必枝蔓上更添枝蔓耶吾佛未生時却有一轉語固不敢慳惜先請上人與山僧回避下字却來與你說破渠曰者一字子非不欲回避直是百計千方回避不及予曰非但上人回避不及山僧到此亦回避不及只此回避不及正是吾



佛未生時一轉語也上人不覺失聲大笑於是撥筆而為之書

示周道士

遠公未登廬阜陸脩靜未到甬溪幸自好一條平實道路無端二老相逢握手過橋軒髯一笑便見七凹八凸若欲行此路第一不得向平實凹凸處瞠眉努目亦不得坐在非平實凹凸處事須勇其志確其心不躡古人蹤不循舊途轍了無顧忌一往直前履踐於二六時中着眼向三千里外暮忽伎倆盡岐路窮轉步踏翻大笑一回此方是親到地頭時節也遠靜二公是甚破草鞋釋迦老瞞且

喚來洗脚脫或未然山僧更為汝立箇雙牌堠子記得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我不問者箇道州云你問那箇道僧云我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且道是平實耶凹凸耶若道是平實因甚自古自今多少人向者裏跳不過若道是凹凸且畢竟那裏是凹凸處古渝周居靜高士真本色道流善能參究參來參去忽地抓頭摸着楮皮冠則便見老趙州與東林一時敗缺

示許居士善別寶

游方須具游方眼若不具眼則便被諸方曲录床上老瞎禿將從上以來閑家潑具攤向面前大張



價數百樣矜誇以為希奇之寶或一時打失眼腦  
搆赴不着未免遭他惑亂打入骨董隊裏無有出  
頭底時節若欲究明此事須是上根利智皮下有  
血眼裏有筋識機宜別休咎未言先領未舉先知  
始得如適早脚踏方丈門見鼈香爐相似一見便  
知是北青窰變價直多少一言定當了無疑滯更  
不在山僧如之若何也鄮峰所謂龐公帽傳公鎚  
總成剩物似恁游方誠不忝矣許居士鄉丈真具  
眼一在家僧耳爛游諸方遍扣前輩大老門戶年  
雖邁而志愈堅得得絕江訪我千萬松影裏臨別  
袖帛竟語故書此以塞其請

弟

日本證上人以斷橋法語求印證

日本證上人回自天台以斷橋第法語見示且言  
中間錯了舷之一字欲乞證據以老拙看來斷橋  
之錯非特者一字其間大有錯處在非廣畧韻中  
所該載者上人試向黑角裏着些眼筋子細檢點看  
若檢點得出生死二字總是切脚日本大唐乃至  
恒沙國土猶指諸掌倘或未然天童不免將錯就  
錯云寶祐丙辰去去

示鑑上人自徑山來

參方衲子鑑在機先未離徑山時已知道西巖老  
漢是蓬州人事了也更何待歷三江九堰懷臭木



札提破炊巾登其門造其室觀其容而又覓其語以當參學事耶德山隔江招手特地揚家醜高亭便乃橫趨全身在半途恁麼看來上人即今進前擎帑山僧從而左手點筆未免笑殺西興渡口王梢工第七子也且道此子有甚長處回途驗取

法語終

跋語

劉朔齋為傳侍者書白楊順語龍門三自省語

龍門白楊舌頭長數丈朔齋居士筆力重千鈞若於言下承當則埋沒二老若向紙上尋覓則孤負朔齋辯端倪別緇素者微傳而誰

琮率庵悼頌軸

率庵老人三業門中重慶偏墜者唯口業耳屢登曲录於言詮不及處與天下衲子結盡多少口業歸老湖山向意句不到處與梅月松風結盡多少口業此業深厚不自覺知或謂其必招死後之報今覽此軸前言信之



書怪石頌軸後

石之本質卓犖稜層出乎天真何怪之有如不信但以軸頌鑱之子石覽者必怪此頌而未必怪此石也

書竹溪頌軸後

竹傍溪溪傍竹竹可觀溪可掬深處淺淺處深曲中直直中曲盡竹溪之妙已見於此軸若其非淺深曲直所能形容處西巖抑不得已而為之辭淳祐丙午六月二十有六也

書浮月頌軸後

慶上人嘗讀西湖八篇偶於暗香浮動月黃昏處

心目開明如在空濛潏灩間得見孤山山山人凜然風采由是移梅壅牖澡月盆池肉其詩骨以雅山房之趣扁曰浮月意有自來浮謂暗香非謂月也湖海英衲賡歌詠之雖詠月而不詠暗香然香在句中矣有鼻孔者嗅取

書徑山圓照所書白楊和尚示眾語後

養子不着順摩拈喝要耳聾捧要殺此老空東山森嚴家法也今觀圓照老師大書白楊順和尚示眾語以示小師春侍者此得非順摩拈乎然其間有甚於捧喝者矣



永嘉彬上人寫華嚴經請書其後  
華嚴法界重重無盡無盡重重大海為口須彌為  
舌說莫能盡世間有限量帛筆焉能盡之彬上人  
深得無盡藏三昧故以無限量之帛無限量之筆  
書之帛筆無盡書亦無盡只此無盡亦無盡雖然  
猶是法界量邊事且如何是法界量外事胡僧翻  
貝葉王老嚼生薑

遜庵與朋首座書祝與妙喜造塔

大慧普覺未入滅時盡大地捏成箇院子猶未足  
以稱其全提既入滅後盡大地總為一塔廟猶未  
足以奉其靈骨今觀老遜庵與朋首座書區區留  
意於五峰抔土此又安足以報先師之厚德耶然  
於中所謂頓首百拜冬仲嚴寒至祝不宣者亦可  
以為後世點眼藥也

止翁語錄後

大梅止翁和尚五會語要天童老滅翁為之校證  
凡一字一句如陳年梅核絕無苦澁酸甜等味然  
無味之味咬破方知後之覽者切忌望林止渴

為應上人書圓照和尚語錄後

臭口所宣無非惡語我當時輕輕聽着至今流耳  
不暇更何暇洗眼耶應上人收之

王維邨所書圓照和尚語後



良工未出玉石不分玉石既分良工已矣玉雖那  
只當自韞其玉以待善價今反捨其頑鈍鉅鑿以  
爲家傳至寶何哉蓋恐後來者只知王之無瑕而  
不知玉之所自也

簡書記所書圓照和尚語後

蚩飲之泉聞尚不可况食之乎簡書記親見先師  
親聞其語要而又親手錄之於不動軒其中毒誠  
不淺矣第此毒流行爲禍必大今欲去之當有何  
術但將此錄連誦七遍

石橋寫圓悟心要

語曰心要字曰心畫見其畫須求其心求其心須

得其要倘得其要則便見圓悟與石橋同一舌根  
共腕頭力信口而說信筆而書無古今毫髮之間  
設或泥其跡執其言則二大老相去何止隔四世矣  
大慧與杼山居士書

釋迦老子在正覺山前觀明星現忽然悟道便云  
我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與我無殊此  
真狂言也老妙喜反引此語爲息狂之方得不轉  
誤杼山耶

石橋和尚試新筆寫滕王閣記石溪

和尚書風幡話頌

石橋翁畧試新毫大沛西山之兩石溪老重



偈掃開南浦之雲淳熙已酉已前嘉熙丁酉之後  
一句子檻外長江已爲流通若是風幡舊話宜束  
之高閣可也



行狀

師名了惠蜀之蓬州蓬池羅氏子垂髫與群兒戲  
必搏泥沙爲佛塔相一日玉掌山安國寺僧祖燈  
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燈拊其頂曰若欲從我乎怙  
恃以師資緣合遂令出家十九薙髮燈授以般若  
念佛三昧非其志也辭往成都講席習性宗經論  
俄歎曰義學豈究竟法哉染指足矣去謁壞菴照  
於昭覺一見心許法器趣其南詢乃束包出三峽  
由湖湘而至江淞見浙翁琰於徑山聞高原泉孤  
硬徑直往依之同枯寂甘如飴泉選台之瑞巖令  
師與俱泉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擬開口即



以偈呈即曰沒交涉偶侍次令書龍門三自贊白  
揚示衆語泉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何儘得爭奈  
沒交涉何師憤懣莫伸泉曰吾方便婁矣汝自不  
顧蓋緣法不在此其往見雪竇平時主竇席者佛  
鑑無準範也師造席下自陳來歷範呵曰熟歇去  
已而令充不釐務侍者語之曰覷不透處只在鼻  
尖頭道不著時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  
抗聲曰將謂有多少範慳育王師因侍行日用從  
容始盡其要次見石田薰與語竒之又見妙峯善  
於吳門萬壽善問近離何處曰淨慈曰淨慈有何  
言句示徒曰好上堂曰好在甚處曰別日舉似和

尚善笑曰箇川僧不同其他時範已被 旨慳徑  
山師往省即留之職以表率由知截慳第二座吳  
門諸刹多爲妄庸所據會節齋趙觀文時以文昌  
作牧庸緇望風退避虛席處一十有九集諸山選  
本色師出世於定惠一香爲佛鑑拈識所得也藁  
陋廢弛補苴葺換爲一新始有衲子過門矣頗厭  
鄙訾詈值有司就寺夾勘所勇搨退不容挽復登雙  
徑却掃一室翛然自怡東嘉使君劉大監以能仁  
招居之三年寺自疇曩火後三十年僧堂猶墮缺  
典師倡衣盂權與是役寓公挾助諸檀樂施未幾  
有成禪習靖深齋儀詳整罽林始具體俄而勇良



中外固留師日始子以三年爲期泉力成此幸濟  
登茲興動不可遏矣靈隱石溪月書招翩然絕江  
延以第一座不就月遷徑山大川濟繼席又延之  
亦不就江帥朱公屬徑山舉堪東林者月以師應  
朱禮致之師曰廬山古禪淵藪今雖寂寥佳山水  
固無恙是行也可償夙願居一年天童虛席朝  
命諸禪公舉以師名奏持差補處五年間訓徒起  
廢靡不加意兩閣後先金碧昂霄又將廣選佛場  
一新之回祿燬災半日而盡非數也耶師逆境順  
處不以災故而弛蕪規衲子不忍舍宗清德淵智  
月輩占路分衛助殿興復首新旃檀林而庫司厨

廡諸寮亦次第就水陸堂已掄材俄屬疾謁告於  
制使履齋吳公公以蔣山別山智奏繼其席法中  
友干也師退掃中峯一榻者三年松壑趙大卿  
臨訪曰瑞巖先公清敏王神遊地名德不以下  
喬臨蒞之可乎辭之力其請益力居僅二年疾游  
作師曰吾世緣盡矣退養痾于太白清風塢幻智  
塔庵此諸徒裒資爲師成於昔年者忽索衣鉢簿  
大書其後緘付寺之執事者趣辦後事諸徒進紙  
請偈師笑曰此吾所不爲者乃書曰諸方以遺偈  
取笑於世不可令我以此取笑於諸方遂擲筆顧  
謂左右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投身若投窠然視



之已逝矣景定三年三月廿二日也壽六十五  
四十七夏龕留庵中舉喪禮于寺五日衆奉全身  
闕于塔度弟子若干人嗣法者相後先師資稟穎  
利骨相清癯壯齡支策參訪專確其於宗乘事殆  
夙習也雖痛自韜晦而聲光燁然逮其緣稔應世  
爲縉紳之所敬愛輩行之所推許東嘉能仁勸化  
僧堂之役有偈云尊者從空擲鉢來神通用盡却  
成歎看來不似維摩老一默千門萬戶開寓公節  
齋陳文昌一見賞音亦以妙語助化云南瞻部洲  
一尊者一雲一雨遍天下今朝爲衆入城來震震  
相隨散春野有田無雨田不收有僧無堂僧不留

衆僧旣堂田旣雨蓋覆東南三百州由是施者響  
答而速成焉師於事功乃當爲而勉爲非圖侈靡  
而強爲也乃若其志則專在乎弘道而爲人佛鑑  
之門人才雜遝若師可謂折薪負荷者耶觀也早  
同聚首於諸老會中及徇緣東浙又分鄰燭當垂  
絕時力疾隱几染五遺緘而觀與焉於我厚矣茲  
其徒智潮智渙踵門泣曰吾師始末惟公悉之幸爲  
書其事將求當世名公於師有契分者銘其塔以  
詔後大觀以朋舊不得辭乃直書景定三年八月一  
日特差住持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嗣祖比丘  
大觀狀



西巖式

圓照滅卻破沙盆

西巖傑出真跨竈其

五會揆唱皆手自剛

定無可殺者所謂超



宗逸格截鐵斬釘瞎  
袖僧正眼底句更在  
此繇之外覽見者切忌  
蹉過余與巖叢相知家

深政欲昌語累巖叢而  
巖先以累余悲夫景  
定癸亥中春住育王  
淮海元肇敬書



白鼻尖頰唇皮上面  
求毒毒毒俱喪  
跳出凌霄途轍





自行一條活路乃  
於至中持東畫  
西喚南北賣

王弄蜂桶裝羊

多少平人被其加  
應幻智卷中孩局



人謂其毒心多至  
造所以五會錄銀  
梓女似父攘子

澄後必有不甘  
者具定多災燿  
夕前焚雲物初



大觀  
謹跋



天  
寧

常





